



决战 同温层

JUEZHAN
TONGWENGENG

郑军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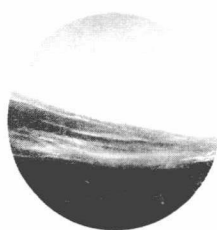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决战 同温层

JUEZHAN
TONGWENGENG
郑军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决战同温层/郑军著. — 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12.7

ISBN 978-7-5624-6631-4

I. ①决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6603号

决战同温层

郑军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李文卫 版式设计:何海林

责任校对:刘雯娜 责任印刷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401331

电话:(023) 88617183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20 字数:268千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631-4 定价:29.8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人物表

ONE

黄 琴：美亚投资公司项目经理，风云公司董事
范雅芸：美亚投资公司高级职员
魏征宇：风云气象服务公司员工
王树明：气象学专家，风云气象服务公司首席技术官
李腾辉：气象武器研究专家
刘国松：大队书记
赵 颖：私立学校教师，李腾辉的女友
阿尔杜斯·利曼托尔：具有反战思想的美国科学家
布洛欣·卡钦斯基：美国科技成果恶性扩散问题调查局专案组组长
路易斯·迪安娜：美国公民
黄晓虹：某财经报社记者
谢丽华：气象科学家，民间环保组织蓝天的发起人和负责人
埃尔文·皮耶克尼斯：气象学世家“皮耶克尼斯家族”第五代传人
俞庆瑞：风云气象服务公司创始人，董事长
张逸娴：风云气象服务公司创始人，财务总监，俞庆瑞的夫人
北山隆史：日本朝日新闻社科技新闻记者
何塞·埃里亚斯：美国科学家
刘楚强：私人商务侦探社“兴华环亚商务咨询公司”老板

人物表

TWO

宋荣昌：私人商务侦探社“兴华环亚商务咨询公司”助理

贺建军：国家宇航局局长

刘继峰：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

季永康：国家海洋局局长

王晓云：中国天文学会会长

梁志强：中国气象局局长

门贝托·阿尔瓦雷斯：巴西国家安全局亚马逊安全总署特别行动组负责人

杨真：中国高科技犯罪侦察局副局长

赛斯·佐兰：恐怖组织“科学先知”创始人

钟敬龙：著名哲学家

王浩儒：著名环境文学家

让·法耶尔：法国海洋学家，绿色政治家

太阳王：恐怖组织“科学先知”成员

许春莲：恐怖组织“科学先知”成员

施托梅尔：恐怖组织“科学先知”成员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黑风做媒 / 001

3分钟后，沙墙平推过来，将这两辆车完全吞没了。尖啸声立刻充满她们周围的每一寸空间，似乎是要从窗缝里挤进来的怪物。两个女子能够感觉到车在颤抖，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摇晃着车子。两个人用力握着对方的手，她们什么也看不到。最黑暗的时候，甚至看不到两米远的另一辆车。

第二章 多少财富天上飘 / 017

看到这个条例，俞庆瑞立刻感觉到，仿佛有许多钞票正在天上飞。它们飘浮在副热带高压、气旋、雨层云之间。只有像他这样既有技术知识，又有商业头脑的人，才能给这些钞票添上凝结核，让它们飘落到自己的钱柜里。

第三章 甜蜜的审查 / 036

“而气象科学正一点点破解这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感。他们把有感情的天，变成大气湍流、静电场和凝结核。他们把诗人们歌颂过亿万次的天气现象，变成电子元件中冷冰冰的数据。因为有这种魔鬼存在，天不再是寄托感情的对象，而只是另一个可以揭开、可以解剖、可以摆布的自然领域。这样做，除了增加人类已经无限膨胀的自我以外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第四章 壮志凌云 / 052

“‘晨星一号’将永远驻留于天上，所过之处，方圆几万平方公里的人都能看到它。一旦升空后，将会是新闻媒体经久不息的报道热点。所以，它将是贵公司常年不落的移动广告。”

第五章 晨星即将升起 / 067

“但是，至少在大气科学界，在高层大气研究领域，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没有什么差别。如果有了同温层平台，我们就等于在短跑比赛中领先了半个身位。在信息如此发达、科技竞争如此激烈的21世纪，能够保持哪怕几年的领先是多么不容易啊。所以，从我们气象局的角讲，就全力支持这个项目上马！”

第六章 迷踪初现 / 082

卡钦斯基阅读着对方的表情。他知道，迪安娜并不真的认为自己的前夫偷偷人间蒸发是要去贩毒，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气象学家！虽然从逻辑角讲，气象学家也有可能去毒贩，但从现实角讲，没有这个可能。

第七章 哲学王 / 095

阿尔瓦雷斯阅读着他带来的文件，眉毛紧锁，质问道：“如果说，有一些贩毒分子藏在雨林中，我可以接受。但你的文件上说，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科学实验室藏在那里，这个猜测是离奇的。首先他们要有大量的电力供应。而通向雨林区的输变电站，我们都有记录，有实时监控……”

第八章 科学创世纪 / 108

“别听那些文人们胡说八道！”果然，王树明一反刚才的温文而雅，立刻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情，“地球气象变化的周期以十几万、几十万年为单位。几十年一遇又有什么！人类有科学价值的气象记录也不过两个世纪，连气象规律的边还没摸到，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况且，那些大发议论的人不过三四十岁。他一辈子没见过的气象变化多得去了。”

第九章 问鼎重霄 / 126

20××年3月25日，一枚长50米，附带自动动力的无人驾驶飞艇从日本冲绳岛气象中心起飞，揭开了“天网”计划的序幕。按照这个计划，日本邮政省和科学技术厅将向日本列岛上空20公里处输送122个“同温层平台”，布成一个网络，用来进行多媒体和移动通信以及地球观测。

第十章 有朋自远方来 / 143

“这些设计师真有趣。”除了图片比较漂亮外，黄琴对这些方案没有一点兴趣。这是一些青少年才有的妄想，或者是工程师、建筑师在业余时间用来打发时间的游戏。王树明对这个网站的着迷，黄琴早就知道。她想把他从梦幻中拉出来，不是每个“晨星一号”都有可能从图纸变成现实的。

第十一章 天空之城 / 162

黄琴又转过脸去，望着云海，望着大地。大地已经失去了可辨认的形状，云海也变成一卷带着纹路的地毯。周围天空慢慢变黑，变黑。阳光则变得更加夺目。黄琴以前坐在客机里可以看到那种深深的黑蓝色。但到了这里，天空中的黑色进一步驱逐蓝色，那可爱的、温馨的、有生命的蓝色一点点被滤去，让她真切地感觉到，自己正升向一个未知的生命禁区。

第十二章 风云突变 / 177

“楼主这是一种机械论和线性思维的典型。他把大自然想象成一个常数，把科研投入想象为一个变量，只要不停地增加投入，两者一乘，就出现了他所期待的结果。大自然仿佛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可以让他随意摆弄。甚至，是电脑中的一个程序，他敲入一个键，就会得到必然的某个反应。”

第十三章 舌战群儒 / 189

“南北极冰盖消融又有什么？从‘前寒武纪’到现在，在90%以上的时间里南北极是没有冰的，虎类甚至可以在北冰洋的沿岸生存。哦，我忘了你的专业背景，你可能不知道‘前寒武纪’到现在有多少年。告诉你，6亿年！其中约有5亿年时间，那里是没有冰的。”

第十四章 晨星波澜 / 201

“小王啊……”其实梁志强比王树明大不了几岁，本来就是一代人。但王树明骨子里的孩子气，总让梁志强不自觉地把他当晚辈，“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科学，公众不行。他们觉得科学要么万能，要么无能。让公众能够正确地理解科学，要走很漫长的路。”

第十五章 从真理到疯狂 / 217

“我们有一笔巨款。”佐兰报出了一个非洲前独裁者的名字。20世纪90年代，这个大名鼎鼎的独裁者被人民踢出了国，但他猎取的几十亿美元资产却不见踪影。此人很快死在国外，这笔钱成了无头债。“没有这笔钱，当初我也不可能建立这个组织。它维持着我们到现在。”

第十六章 歧路上狂奔 / 230

有的时候，王树明会穿好增压航空服，一个人走出减压舱，站在启运点上，默默地站半天，什么也不做，那个身影孤独得无以复加。大家看在眼里，都抱以同情，但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。他们和他之间的物理距离这么近，心理距离又这么远。

第十七章 驭天霹雳 / 245

“我们不可能空等一周时间。我们将使用战略威慑武器，毁灭上海、东京、纽约、伦敦四地上空的臭氧层。我们拥有的武器可以在几小时内形成上万平方米的臭氧层空洞，这个空洞将能持续一周时间。这段时间，上述4个城市将不适合人类居住。

第十八章 同等的较量 / 259

“不夜神”作为“驱眠药物”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，各国军方都在一些执行特殊任务的官兵身上使用，它可以让使用者48个小时不睡觉。但因为对身体的潜在威胁还不清楚，一直不敢大面积使用。李腾辉平时烟酒不沾，咖啡和茶都很少喝，今天是豁出去了。

第十九章 决战同温层 / 277

理论上讲，从3万米高空跳下去，降落伞仍然会把他们送到地面。但现在降落伞毫无用途，因为大地已经被“晨星一号”完全挡住了。或者说，“晨星一号”就是他们要降落的唯一的大地。临时飞艇和“晨星一号”正在做相对运动，同时，临时飞艇也在朝后者落下去。

第二十章 浦江惊魂 / 292

这时候，降雨区由南向北掠去，上海市区半边晴半边阴。在晴的那一半天空里，“晨星一号”是唯一的一片云。至少有上百万市民聚集在街头，观看这平时难见的奇景。另外可能有同样多的人聚集在几千幢高层建筑里眺望着。此时，“晨星一号”已经不再威胁臭氧层，市民们多是抱着看奇观的心情欣赏的。

第一章 黑风做媒

第一节

世界上有多少人见过这样的傍晚？东边半个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蓝颜色中已经开始泛黑，一片静谧。西边，落日余晖却被一堵移动的黑墙牢牢蔽住。从远处只能看到这道黑墙翻滚、升腾，沉闷的吼声、低低的啸声隐约可闻。一个发怒的神明正催动天军，一道地狱之幕正狠狠地盖下。

一条高等级公路孤独地静卧在旷野里，像划在荒丘野岭中的线。没有一幢房舍、一根电杆，或者一道明渠陪伴它。举目四望，高速公路是人类文明派驻这里的唯一代表。这里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原野，距任何一个城镇都有百里之遥。20世纪90年代，几十亿元特别国债资金被投到这里，铺成这么一条有点超前的高等级公路。

黑墙锋芒所向，一群飞鸟惊慌地掠过公路，向远处逃去。鸟儿飞过后，视野里唯一活动的物体，就是一辆长城赛福越野车了。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紧握着方向盘，上身前倾，用力踩着油门。那几只鸟儿稍稍吸引了她的目光——羡慕不已的目光。鸟儿能自由地寻找方向，车子不行，只能困在公路上。这条路侧对着黑墙掩来的方向，绝不是最好的逃

避路线，但她别无选择。

“天啊，咱们到不了兰州了。”后座上，另一个年纪相近的女人带着哭腔喊着，“快啊，快啊——快……”

“哎呀，你别回头看它不就行了！叫得我心烦！”开车的女子试图用更大的声音掩住同伴的叫声。

差不多二十分钟前，她们的心情还像当时的天空一样晴空万里。驾驶座上，黄琴一边悠闲地开着车，一边心里纳闷：“怎么对面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？”忽然间那沉闷的吼声就传了过来。后视镜里，一道黑墙很快竖起，仿佛大地突然站起来。“沙尘暴！”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小半天空已经变成了黑色。

“沙尘暴”这个名字，两个女子从小就听过。在她们的印象里，那只不过是城市里呛人的飞尘扬沙，还有天空中黄灰相间的怪异云朵。如今，她们见识了真正的、完整的、活的沙尘暴，这个被当地人称为“黑风”的恐怖景观。她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沙尘暴会把车吹翻？会把她们埋住？

不管怎么样，那堵墙的样子太可怕了。它翻滚升腾，鬼泣神号！不知是天还是地在发怒，它在用自己的声音表达着愤恨！周围再没有一个人，孤独感强烈地挤压着她们，催促着她们向人类社会的方向逃奔。哪怕一个小村子，一个加油站也好啊！

“我早就说，咱们最好在酒泉再住一晚……”

“你别唠叨了，咱们既然出来就别后悔。”

黄琴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惊讶。这般声嘶力竭的声音是自己的吗？是在对从小玩到大的闺蜜讲话吗？

很快那堵墙就遮住了大半个天空。仿佛真有一卷“夜幕”正被慢慢扯开，细细地盖住天空最后一抹蓝色。远处没有楼房，没有山冈，连树也看不到一棵，没有任何对比物，不知道它有多高多宽。只知道，那不可量度的恐怖正向她们袭来。

眼看一趟预想中潇洒轻松的自驾游快要变成恐怖之旅，后座上的范

雅芸因为不能亲自驾驶汽车，内心的恐怖感更是无处渲泄，忍不住唠叨个没完。忽然，远远地，她们发现前面公路上站着一个人，用力朝她们打着手势。前后上千米内都没有车辆，此人显得很突兀。

“他要干吗？”

“他迷路了？”

“是不是要咱们捎上他？”

“不会吧。他的车在哪儿？不可能一个人在野地里走这么远。”

“别是要打劫！”

.....

车子在飞驶，两人在议论。话音落下时，长城赛福离那人也不过几十米了。对方坚定地站在那里，显然是明确地要她们停下来。在这个距离上，她们已经能够看到左侧路基下面停着一辆奇形怪状的工程车。车子后半部是个乳白色的车厢，上面写着“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”的字样。

黄琴踩住了刹车。

拦车的男人穿着一套连体制服。车子已经停到他面前，黄琴看到制服的左胸上有一个标志，好像是一道闪电的形象。

“你们怎么还在路上？没收到沙尘警报吗？”那个男子喝问道。语气严厉，但不难听出其中关切的成分。黄琴哭丧着脸钻出驾驶室。她们来自温和湿润，少风多雨的南方，正利用“五一”长假自驾游。因为第一次来到大西北，从不知道还要注意沙尘警报。

“再有3分钟黑风暴^[1]就过来。你们赶不到兰州了。马上把车开下路基去，把车斜过来，车尾对着沙尘暴来的方向。”

不是这个紧急时候，黄琴才听不得别人指手划脚呢。高等级公路并非密封的高速路，黄琴钻回去，正想调转方向盘，那辆工程车车厢后面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高个子男人钻了出来。他穿着同样的制服，显然是听到或者从窗子里看到了这两个游客才出来的。

“她们是什么人？”高个子男人指着越野车问。黄琴觉得那草草的

[1] 黑风暴，能见度小于50米的沙尘暴，是沙尘暴的最高等级。

一指，像是把她们从人贬低为两堆物品。

“可能是出来旅游的，我叫她们躲一躲。”看来这是他们的头儿，先前拦住他们的男子小心翼翼地回答道。

“别让她们待在这里。”高个子男人用力摆摆手，像是两人身上绑着炸药。

“王总，她们这车不行，太轻太飘，再开下去，遇到黑风暴会出事的。让她们停在咱们车旁边吧，停在背风面上。”

黄琴和范雅芸都看得懂那个“王总”的脸色。黄琴当时就想扭动方向盘，把车子调回公路上。但回头一看那能够压城的黑云，心里最后一丝底气也泄了出来。她们并不知道沙尘暴会不会吞没这辆车，或者是否能横向里把车子吹翻，但那骇人听闻的气势足以摧毁她们平时的骄傲。这个时候她们最需要有人在身旁。

还好，这个“王总”虽然显得很冷漠，但还没有太过分。他走过来，向车窗里打量了几眼，问道：“你们学什么专业的？”

“我们……”黄琴没想到他此时会问这个问题，“我们不是大学生，工作许多年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不是大学生，你们当年读什么专业？”

“我们都是国际金融专业的。”范雅芸感觉事情有商量，马上接口道。

“王总”沉吟片刻，向部下点了点头，就又回到那辆顶着卫星天线的车子里了。那个部下得到了许可，再次指挥着黄琴把车子靠过去。

看来这些人对沙尘暴并不在乎，或许那正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吧。有人帮助，黄琴不那么惊慌了。倒车的时候黄琴发现，4根细细的金属柱从那辆专用车辆的车厢上伸出来，死死地扎进地面。大概这正是它不怕沙尘暴的原因吧？这是一辆科研考察用车！黄琴胡乱猜测着。

3分钟后，沙墙平推过来，将这两辆车完全吞没了。尖啸声立刻充满她们周围的每一寸空间，似乎是能从窗缝里挤进来的怪物。两个女子能够感觉到车子在颤抖，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摇晃着车子。两个人用力握

着对方的手，她们什么也看不到。最黑暗的时候，甚至看不到两米远的另一辆车。

第二节

村支书刘国松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。电话里，镇长要求他配合空军气象学院的一个分队，进行“野外播云”研究。接到命令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九品官，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内散布着几个村子，每个村支书都接到了同样的命令。

“具体在什么地方，部队的同志还要选，到时候就由你负责带路。”镇领导在电话里叮嘱完，又去拨打另一个电话。

实验内容是播云，也就是人工降雨。洪陵县地处淮河以南，本来是多雨地区，但入春以来居然滴雨未落，刘国松活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种情形。曾经有好几次，老天爷把天空搞得阴云密布，但就是没有最后一哆嗦。

只不过最近这些年到处都有气候异常，作为经常看书看报，看新闻联播的刘支书来说，旱情如此严重倒也不算很吃惊。况且，眼下农民的收入中，粮食也早不是重点了。虽然如此，部队的同志能够来进行人工降雨毕竟是件好事。

少顷，几辆涂着迷彩的吉普车开到村头。镇长坐在第一辆车中，身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。此人戴着眼镜，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，士兵们亲切地称他为“李指”。刘国松觉得他不像军人，更像个知识分子。

这个被称为“李指”的军官确实是个学者——空军气象学院教授，大气物理学家李腾辉。“李指”和刘国松握了握手。刘国松看到了他们

的装备：三个士兵围着一台车载微型雷达，这东西他认得。另外几个士兵每人身边放着一只长长的圆筒，好像是火箭筒。这就是那要做实验的秘密武器？

“你不用准备招待餐，部队的同志不停留、不休息。”镇长告诉刘国松，“他们觉得现在天气条件挺好，要立刻做实验。”

此时，逐渐增厚的雨层云密布在天空中。可是，靠车上这么点东西就能人工降雨？刘国松心中生疑。他听说人工降雨应该用飞机播撒什么药剂，或者用高射炮把这些药剂打上去。但是不该问的不问，刘国松明白这个保密原则。而该问的也只剩有一句：“部队的同志准备往哪里走？我好带路。”

李腾辉举目望着天空，眯着眼，不知道在找什么。此时云量已经达到了95%，仅仅在天边上露着一小片微蓝。这种雨层云今年刘国松和他的乡亲见得多了。放到往年，不一会儿自然能落雨。但今年它们似乎都躲过洪陵县，把雨水落到其他地方了。

“还要看一看再定。”李腾辉就那么仰着头，“现在云中的对流不算强。”

士兵们都没有下车，车子一直发动着，随时可以开走。其中一辆车子上架设着气象多普勒雷达，天线直对着天空，不停移动着方向。但是李腾辉并不看雷达屏幕，而是仰望阴云。似乎他的肉眼和别人不同，可以看到云层中无形的湍流。

远处站着几个刘国松布置的民兵。他们让村民们绕行，不要接近这里。最后，云层覆盖了整个天空。李腾辉忽然一指村头左面的小山：

“绕过去！东偏北15度，10公里远。”然后他问刘国松，“往那个方向有路吗？”

“有的！我带你们去。”

军用吉普车在小河堤上飞速驾驶。天气瞬息万变，刘国松虽然不知道“李指”在找什么，但显然时间很紧迫。云已经封住最后一片蓝天，不过不再继续变黑变厚，反而逐渐平静下来。它好像是累了，倦了，需

要有人去催促它才变化。

15分钟后，部队驶到预定位置。几个身背发射筒的战士迅速跳下来，托着发射筒斜指天空。李腾辉扬起手，望着天空，望着，望着……

“东偏北85度角，发射！”

几道火光飞上半空，钻进云层不见了。刘国松曾经看过部队用高射炮驱雹，也听说过有人用高射炮来防龙卷风，但从未听说过这种神秘的装备。他顺着火光消失的方向举目望去，1秒、2秒……没有看到闪光，也没有听到爆炸声。

实验失败了？刘国松回过头望望“李指”。后者脸上保持着平静，看不出所以然。

十几分钟后，云层的颜色开始变深，底部出现涡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风将一丝雨的腥味吹到了刘国松鼻孔里。最后，云的底部已经呈现出梨状，仿佛伸手可及。这是梨状层积云。刘国松虽然叫不上名，但他知道，云底呈现这个样子，如果再不下雨，那老天爷准是彻底改脾气了。

“咱们回村上吧？”刘国松问道。他发现，士兵们已经把雨具准备好了，但谁也没动地方。

“谢谢，这里观测最好。”李腾辉婉拒后，把一件雨衣递给他，“我们还要测雨量。”

“会落雷吗？”凭借常识，刘国松感到置身在雨云下面的露天地上多有不妥。

“不会的，这片云层电场强度不够。”李腾辉显然对风云雷电更有把握。农谚有云：“先雷后雨不湿鞋，先雨后雷水漫街。”如果这片云真像“李指”说的那样不会打雷，那这场雨的水量就充足了许多。

两个小时的耐心等待后，第一滴雨落了下来，接着便是一场疾雨。然而，这片云层的含水量并不多。给大地洗的这个澡只持续了十几分钟，可谓水过地皮湿。云层落尽雨水后不到十分钟，居然散开了，并不讨人喜欢的阳光再次露出面孔。

“谢谢你们，我们这儿的旱情多少能够缓一下了。”刘国松充满敬意地握住李腾辉的手。那种敬意有一半献给科学，另一半献给这些懂科学的人。此时，科学在他眼里就是呼风唤雨魔法，眼前这些人就是魔法师。

“也谢谢你啊。”李腾辉握了握刘国松的手，“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播云，要找准云中的上升气流。它出现的时间短暂，方位很重要。不是你带路，等我们赶到这里气流早变化了。”

半小时后，李腾辉带着部下，带着收集到的实验资料离开了村子。村支书向他表示谢意的时候，他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因为他知道握在自己手里的不是犁，而是剑，至少是一面盾。至于缓解旱情，那不过是附带的结果。

第三节

如果不是一周内再次相遇，黄琴肯定会错过这个让她铭记一生的人，这个让她撕心裂肺的人。或许在最后那惊心动魄的几十小时里，她也只会和亿万观众同样，坐在电视机前旁观他的骇人之举。

身为一个跨国公司中层职员，黄琴属于大都市，甚至只属于大都市的心脏部位。大自然只是她在工作之余换的一点口味。这天，黄琴来到这座北方大都市CBD区域的一幢写字楼里，向客户转交一些资料。黄琴是亚美证券公司中国分公司的经理助理。这个公司刚刚进入中国，每逢大客户她都必须亲自出面办理。

室内清新剂的味道暂时让她忘了方才大街上沙尘的呛人。沙尘暴又一次掠过这座城市。不过，此处离甘肃那个让她魂飞魄散的荒野有几千公里之遥，沙尘暴飞到这里，只能说是比较烦人，远远谈不上可怕。